

大话西游 为爱西行

网易公司《大话西游3》产品组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为爱西行

大话西游

主角故事

网易公司《大话西游》产品组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话西游3, 为爱西行/《大话西游3》产品组著.

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-7-5317-2190-1

I.大… II.大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97040号

大话西游3·为爱西行

Dahua Xiyou 3 Weiai Xixing

作 者/ 网易公司《大话西游3》产品组

责任编辑/ 徐秀梅 于祺盛

装帧设计/ 弘文馆

出版发行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

网 址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 150010

电子信箱/ bfwy@bfwy.com

经 销/ 新华书店

印 刷/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 770×1000mm 1/16

印 张/ 10.75

字 数/ 150千

版 次/ 2007年7月第1版

印 次/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/ 29.80元

书 号/ ISBN 978-7-5317-2190-1

关于出书这事，我本来觉得不应该做。

还是那句话：我们要专注于擅长的领域。好好的一个游戏，为什么要踏入出版界？

无可置疑，我们是擅长做游戏。一直以来，我们自主研发民族网络游戏，策划、美术、程序都是一步一步做下来的。从无到有，从一个游戏到现在的几个游戏，我们仍然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。我们从来都不过多的把精力放到不了解的地方，也不随便找一些投机的事情来做。

游戏出书，是不是投机的事情？出了书，又是不是无法继续专注游戏了？

《大话西游II》是4年多前的作品了，当时，游戏还不是我们的强项，我们也不懂得市场的需求，做游戏时没有考虑太多的细节。今天，我们对《大话西游3》投入了更多的希望，于是，我们对美术设计进行修改，增加了内容和玩法，是希望它能成为《大话西游II》的后续，在竞争愈为激烈的网游市场中，保持优秀网游的地位。这完全符合我们要贯彻始终地把一件事情做好、做精、做专的要求。

现在有许多游戏都能够做得很精致，画面和人物的设计都达到一流的水平了。我也可以很自豪地说，作为2D游戏，《大话西游3》是首屈一指的。在达到了某个方面的顶峰之后，我们开始注重对其他方面的改进，例如游戏背景、内容情节等。我们的原则并没有变，焦点仍然是游戏，只是向更深、更广的方向去了。

而出书，仅仅是发展趋势上的衍生品，对游戏无关痛痒，但对我们却有那么一点意义。

仔细想想，我认为出书是件好事。

不为赚钱而出书

过去，我们一直在埋头钻研游戏技术、游戏理论，我们明白做实事要低调务实的道理，默默地接受批评和建议。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们努力改过来了，然而，却没有想过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。

现今这个数字的时代，网络在很多人的眼里还只是个虚拟的东西，游戏也只是过眼云烟。网络游戏被创造出来，便注定生存在虚拟的空间里。它无法跟那一栋栋高大的建筑物、一幅幅惊艳的油画、一座座经典的雕塑相比，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实体。但是，一个好的游戏，同样也可以成为值得被留下

今何在

(《悟空传》作者)

作为电影的《大话西游》最初在港上映时，票房惨淡，因为所有人都被弄晕了，呆在那里无人喝彩，好像是反应太迟钝的听故事者。直到数年之后，爆笑声才从离香港几千里外的内地传来，还伴有无声的感伤，《大话西游》一举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传奇。

作为游戏的《大话西游II》也已经成为传奇，它的制作水准、玩家人数、巨大影响力可以说是国内自主开发游戏的翘楚，千万年轻人在这个虚拟的神奇世界里体验了属于他们的西游。在大唐的西域古道上行走，看漫漫黄沙，在海山之间追寻仙人的踪迹，寻找一个仙宗门派苦炼终成正果的感觉。去天宫走走看看能不能相会七仙女，下龙宫寻宝与龙王下一番长棋，寂静长空上千花飘落，一粒沙中映出数万佛国。在《大话西游》的网络世界里，却有着现实中所有的喜怒哀乐，有朋友也有对头，有恋歌也有征战。

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一个虚构的世界？为什么会爱上西游，还有西游中的人物？答案是否也像真经一样，隐藏在云深不知处。想来想去，只因为追寻。人人都有寻找的渴望，男孩子们渴望一次不平凡的历险，女孩子们想经历一次超凡脱俗的浪漫，这些在现实中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在另一个时空中却可以体验。

虚幻亦是真实。故事是虚幻的，网络是数字的，但投入的感情也是假的吗？网络间的倾吐和现实中的应答，哪一个更不可信？至尊宝撒了一个一万年的经典谎言，说得惟妙惟肖，说到最后连他自己也深信不疑，陪上一辈子的遗憾与流浪。

一齐同行于网络间的人，是陌生的熟面孔。在网上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五花八门的事，欺诈、争吵、八卦、任性都在网上被浓缩、被放大。网络像是一个压缩了的现实版，在这里变化像数据流一样迅速，一两年就变化一个时代，于是永恒与执著更成了稀缺的词汇。

但在《大话西游3》的故事中，却总是把这些词作为主题。一个又一个的痴心人，一曲又一曲的感叹歌。他们或是高傲不凡的神，他们或是老实本分的人，他们或是俏皮诡异的妖，但他们又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路上的追寻者，为了那天边的美丽幻影，甘愿奔波一世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却突然在遇见她的一瞬间后，明白了什么叫离愁。英雄总有家园故国抛舍不下，即使成为天神散仙，却又何曾有真的自由解脱之

时？慕容在江上遇见了潇湘，却只能隔水遥望，连一声呼唤也发不出来；武尊神为治水化成了巨树，只能默默看着天空爱人的灵魂化为花瓣洒落；杀破狼和鹰入林被邪恶的诅咒永隔万里，当她终于来到他身边时，他却已然倒下……

小画魂见证了这所有的故事，正如他所言：“我相信每个人、每个仙、每个妖一生都行走在追求答案的旅途中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行走。”

这些人物没有出现在西游记中，正如至尊宝和紫霞也没有出现在《西游记》中，但正是这些新的故事给予了西游世界以新的鲜血与激情，使这个世界一点一滴地庞大丰富，宛如活生生地展现面前。

一个个鲜活的名字，一副副鲜活的脸庞，走到大话西游这篇无尽的画卷中，成为一代又一代的西行者。所求的，无非幸福二字，所爱的，只有眼中一人。但就是这微弱而强大的渴望，演绎出千百年不尽的波涛。

“我只想用手中的那管狼毫笔，冷静而恒久地绘尽三界中那些最残酷、最真实，却又是美丽的风景。”——画魂

世上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走不完的长路，说不尽的西游。

大話西遊

「人物故事」

大话西游

朝日初升，他长吸一口寒冽的空气，开始向远方飞奔。杀破狼，雪原的英雄，为保护雪原之国，他和爱侣被变成了天之涯的狼与海之角的鹰。只为每日片刻的遥望，他们竭力奔跑、飞翔，周而复始……这奔跑似乎没有尽头，却忽然就到了尽头。拯救雪国的最后一战，为了保护战友遗孤，杀破狼独自对抗着敌人潮水般的冲击。杀，是惨烈的；而心，是坚毅的。那鲜血迸溅，那长啸撼天……匆匆赶来的爱人，只看到他失去灵魂却挺立不倒的伟岸身躯。

杀破狼



【壹】

天之涯。当清晨第一抹阳光开始在眼帘上跃动，他会准时醒来。他的眼角是湿润的，不知是露水，还是泪水。来不及拭去眼角的湿痕，他长吸一口清冽的空气，然后竭尽全力向远方奔跑。

而此时，在遥远的海之角，第一波潮水正拍打着礁岩，她被潮声唤醒。啜一口苦涩的海水，她奋力振翅，直冲云霄。

每天，都是这样。从梦境中挣脱出来后，就开始朝着对方奔跑、飞翔。

作为狼的他，每天要穿过雪原，跑过沙漠，翻越山峦，闯出丛林，一路驰骋腾越，最后到达鹰愁涧的此岸。

而作为鹰的她，每天要飞越浮云，顶着雷雨，逆穿飓风，一路挥翅前行，最后抵达鹰愁涧的彼岸。

他看着她空中缓缓盘旋、滑落，栖在对岸的岩石上，然后他们对视一笑。有时风会吹来几片她身上的羽毛，他伸出左手轻轻接住，放在鼻前，似乎闻到了多年前她清新的发香。此时，橘红色的夕阳已经吻住远处的天际线，交融、沉坠，直至完全没入。在等待月亮升起的间隙，他和她幻变成原形。仍是那个最健壮的少年，远眺着最美丽的女子。可是，这时光是如此短暂，他还没有看够她的容颜，月光便已洒落下来，他和她，看着彼此缓缓化成青烟，散落成下一日的轮回。

【贰】

而在九年前，他还不是一只狼，她也不是一只鹰。他们是那雪原之国最令人艳羡的一对神仙眷侣。他们身手不凡，侠骨热肠，保卫着国民的安危，守护着国家的祥和。

然而，随着南海龙王之子敖莽的入侵，整个国家的安宁被彻底打乱。

阴鸷狡猾的敖莽垂涎雪原之国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用计封印了他的右臂和她的左臂。几乎丧失了一半战斗力的他们，仍一次次成功抵御了敖莽

及其爪牙的进攻。

敖莽及其爪牙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然而，在一个月蚀之夜，形势发生了逆转。在经过一场血雨腥风、刀光剑影的搏杀后，他们不幸中了敖莽的化魂魔咒。

整个国家子民的魂魄被尽收于敖莽的乾坤袋中，被严密放置于鹰愁涧底，由敖莽最器重的爪牙澹台却邪严密保管。

而他被化身成一只蜷居于天之涯的狼，她则成为一只栖息在海之角的鹰。每天只有夕阳西沉、明月东起的短暂瞬间里，可以化身为原来的容颜。

知情的人们都叫他“杀破狼”，叫她“鹰入林”。

只是，敖莽不会想到，天各一方的他们会用一种决绝得近乎绝望的方式来见到彼此！

每天醒来后，他们便朝着对方，竭尽全力奔跑、飞翔，直至无法跨越的鹰愁涧。

一切，只为日夜交替的转瞬之间，能够看一眼彼此真实的容颜。

之后，便烟化入梦。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，毫不犹豫地，开始下一个轮回的与风追逐。

【叁】

当然，这样的奔跑翱翔，是无比疲劳的。

他们都被封印了一只胳膊，这使得他们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来保持身体的平衡。

然而途中最危险的，还不是劳累，而是来自异族的攻击。

她曾经被一群秃鹫苦苦追赶。她寡不敌众，受了伤，靠着层层浮云的掩护，才侥幸逃脱。

那一天，当他看见她一身血痕地降落在鹰愁涧的彼岸，泪水不禁模糊了他的视野。

他想对她说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吧，一路奔波，险象环生，我真为你担心。

可当他看见她脸上疲倦而满足的微笑时，便把话语咽了下去。



他知道，每日片刻的相约，于她，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华宴。

其实，于他又何尝不是？

【肆】

有一天，他刚穿过雪原，就在方寸山的竹林中遭到一群云豹的伏击。

如果不是左臂被封印，他本可以轻松应对。然而，当凶猛残暴的云豹疾风骤雨般轮番朝他扑来时，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难以招架。他受了重伤，突围而出时，浑身上下全是伤口。云豹仍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他淌着鲜血，跌跌撞撞地奔跑在竹林和荆棘丛中，他的呼吸越来越艰难，伤口疼痛欲裂。有一刻，他甚至预感自己再也不能活着见到她了。在跳跃一个平常可轻松跃过的山涧时，他的左手没抓紧对岸的岩石。他重重地摔了下去。

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干净整洁的竹床上，两张和蔼的脸正关切地注视着。

你醒了。他们轻声说。声音里充满欣喜。

救他的人，是一对名叫黑松君和白三娘的熊猫夫妇。他们本是小须弥山灵吉菩萨的受戒弟子，后因私情出逃，隐居于青竹洞。

那时他还不知道，这对热情和善的熊猫夫妇会成为他一生中最好的挚友，会成为改变整个雪原之国命运的“人”。

【伍】

那段日子，他一直没有来。她不知道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她唯有日日如约抵达鹰愁涧。残阳如血，烈风似刃，她在险涧一侧绝望地哀鸣着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在飞翔途中，看见草原上一缕苍烟如柱。她心头一凛，这是雪原之国的通信方式。她停止挥翅，缓缓滑落，只见一对熊猫正神情焦灼地守在地面的火堆旁。

听了这对熊猫夫妇的诉说，她终于放下心来。

而熊猫夫妇随后告诉她的关于拯救雪原之国的计划，更是令她心绪激昂。

【陆】

拯救雪原之国的计划，是杀破狼制定的。

当然，如果不是这对善良的熊猫夫妇的鼎力相助，他的计划也许永远也无法实现。

他们会在大寒之日的半夜行动。那是冬季最冷的一天。

月蚀之时，光线暗淡。趁澹台却邪和手下正在沉睡，黑松君和白三娘夫妇将潜入鹰愁涧底，一旦拿到解魔咒和装有所有国民魂魄的乾坤袋，他们会立刻解开乾坤袋，所有国民的魂魄将重获转生。

然后黑松君直奔天之涯，白三娘直奔海之角。在夕阳西沉、明月升起之前，将各自的解魔咒送给杀破狼和鹰入林。他们胳膊上的封印将化解，并永远变身为入形。

他永远记得商量计划的那一天。

黑松君和白三娘夫妇只是对视片刻，便下了决心。

当时，他们的孩子只有半岁。

这个孩子的名字是他起的。当时黑松君问已经康复的他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，他想了想，说：绘尽红尘多少事，超度三界万千魂。就叫他“画魂”吧。

画魂，画魂。年轻的母亲喃喃自语。真是好名字。孩子正在熟睡，她抱起襁褓，把脸贴在孩子的面颊上，满脸怜爱和不舍。她似乎已有无法活着回来的预感。

其实，黑松君和白三娘夫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们原本是莽莽山间最普通不过的妖，先后被小须弥山灵吉菩萨收服和驯化。如果不是暗生情愫、冬夜私逃，他们本可以化妖成仙。尽管在他们私奔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没想过能活着回到小须弥山，但是灵吉菩萨给予他们的教化，令他们终生受益。情，理，仁，义，信，是刻在他

们心间的涅槃。

黑松君看着杀破狼，一字一顿地说：如果真的有意外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。

那一刻，空气变得无比凝重。

双眼潮湿的他，面朝这对义重如山的夫妇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[柒]

大寒。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，二十四节气中最冷的一天。

却没想到，会是寒风呼啸，暴雨滂沱。

天色将明时分，黑松君和白三娘成功潜入了鹰愁涧底。

在一群酣睡的龙宫爪牙中，蹑手蹑脚的他们成功拿到了乾坤袋和解魔咒。解开乾坤袋，所有被囚禁的魂魄终于重返天地间。

然而，在他们刚刚走出洞口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——因为大雨冲刷，鹰愁涧外壁的一块巨石竟裹挟着泥石落下，重重坠入涧底。澹台却邪第一个惊醒过来，他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异族的气息。一声长嚎，身边所有沉睡的虾兵蟹将都被唤醒。顿时，无数寒光四射的眼睛，齐刷刷对准了洞口的黑松君和白三娘。

几个青壮虾兵率先扑上前，双方撕打起来。起先黑松君和白三娘还能勉强招架，随着越来越多的龙宫爪牙潮水般翻涌过来，他们渐渐感到了力不从心。

鲜血从伤口处淌出，空气中游弋的血腥味，进一步刺激了这些爪牙的残暴本性。杀戮，撕咬，裹缠，黑松君和白三娘节节败退，性命已危在旦夕。

是无路可逃了吧？可事已至此，纵是无路，也要硬冲出一条路来。

一把推开自己的爱人，黑松君怒喝道：走，你快走！这里有我！

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向她袭来，然而她只能转身在涧壁上竭力攀爬。身后是血雨腥风的砍杀，

是嚣张叫喊如烈焰焚心，是心爱的人横遭杀戮，然而她不能回头，亦不愿回头。她怕一回首，便被无边的悲威湮没，再也无法迈动脚步。

敌人没有追上来，黑松君亦没有追上自己。而一切都已不再重要。当第一抹阳光照耀到湟湟海面上时，白三娘将解魔咒送到了鹰入林的面前。而她自己一路跌跌撞撞，产后之躯，又添诸多新伤，她终是伤了元气，魂魄已散。

白三娘死之前只说了两句话：将我和他一起葬在青竹洞，那里有我和他的生生世世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，让他成为三界中最受人尊敬的仙灵，这是我和黑松君未了的心愿。

鹰入林含泪答应了她。她左臂的封印已被解开，而在黄昏时分，日落月起的间隙，她幻变成人身后，将不再回到鹰的样子。

鹰入林将白三娘的尸首平放在珊瑚礁上，晨曦为她镀上了一层橙色的光晕。她拼命挥翅，飞入云霄。她在空中俯首遥望，只见潮水渐渐涨起，海浪就像温柔的舌头，一波波地，将白三娘舔向大海深处。

[捌]

此时，远在天之涯的杀破狼也已醒来。他没有等到黑松君。不祥的预感，像飓风吹荡于他心间。

他开始朝着鹰愁涧奔跑。在青竹林，他遭遇了埋伏多时的敖莽和他的手下。敖莽生性诡谲，听了爪牙的汇报，得知乾坤袋和解魔咒被盗，他预感到杀破狼一定会出现在前往鹰愁涧的途中。于是，在杀了黑松君后，他亲自带领手下守候在这里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几乎没有言语，双方便厮杀起来。

如果不是右臂被封，他可以和敖莽互搏一阵。而生死关头，谈何如果。他本可轻松逃离，可就在意念忽动的瞬间，他，以及对面的敖莽都听见一阵娇嫩的婴啼从涧底传来。



他心头一凛，那是黑松君和白三娘的孩子——不，他不能跑。他要活着，他也要这个孩子好好活着。

断了逃脱之念，他狠下心来，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堵住洞口，绝不让敖莽及其爪牙进入洞内。

此时，零星的雪花正从天穹飘落下来。双方都静默无比。一边是视死如归的决然，一边是凶残进攻爆发前片刻的凝滞。

随着敖莽一个眼神，十余个最精壮的虾兵向杀破狼冲来。杀破狼横刀而待，只见手起刀落间，光影翻飞，兵器奔突，血肉横飞，惨叫四起。

目不暇接的一顿恶杀，十余具虾兵的残首散落在杀破狼四周。而他自己也身受多处重伤。

雪，越下越大了。

他持刀的左手已被冻得轻微麻木，全身神经却绷紧如藤索。望着地上的那些尸首，龙宫爪牙显然有些畏缩，嚣张的气焰陡然间消匿了很多。

然而，敖莽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想到一个奸诈的计划。在他的一阵耳语下，一群蟹将绕远道，向杀破狼的身后包抄而去。

杀破狼心头一沉。自己被夹击事小，可那样就等于将小画魂置于敌人的势力范围之内。自己现在唯一的选择，就是直接入洞，守在青竹洞口——但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，自己和小画魂都将无路可退。

他咬咬牙。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允许敖莽伤害小画魂——除非，除非他死了。

悲壮和凄楚，在心田内堆积，决堤。他毅然转身，跃入洞中。

[玖]

现在，形势发生了改变。

杀破狼守护在青竹洞口。

敖莽及其爪牙盘踞在他的对面。

彼此在对方的眼中，都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腾腾杀气，像无形之焰，灼灼燃烧在双方之间狭

小的间隙里。

不久，敖莽及其爪牙又发动了第二次更为迅疾的进攻。当一个又一个虾兵蟹将，如潮水般永无止境地向着杀破狼袭来，他明白了敖莽正在使用“人海”战术。

那边有无数爪牙，而这边，只有他一个。

纵然你有高超武学，也难抵这川流不息的进攻。

他渐渐感到了吃力。身上的新伤痛楚凄绝，旧伤也开始隐隐发作，他杀红了眼，视线都已有些模糊，看见憧憧怪影扑来，不假思索，挥刀便斩。手起刀落间，尽是虾兵蟹将血肉模糊之残躯，有些已被从中腰斩，断躯却还在地上扭曲盘旋，缠于他的双腿之间。

杀到兴起，他狂啸一声。凄厉酷烈的声音冲撞在山洞中，竟经久不绝，似有千万头野狼一起朝天狂啸。

对面的虾兵蟹将被吓得一怔，竟不敢再贸然上前。

他因此拥有片刻的歇息。他努力使自己的呼吸平稳些，他不希望对方从他凌乱粗重的呼吸中，猜出他已身心疲倦体力透支。

天色已经暗淡下来。他不禁有些心焦。他知道月光一现，他又将回到天之涯。

可是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，多守一刻，便是一刻。直到自己死。

雪，渐渐埋没了地上的虾兵蟹将的残躯。他的头发，他的睫毛，他那血珠缓缓滑落的利刃，也渐渐有层层雪花凝结。

[拾]

上前！杀了他！敖莽冲自己的手下狂呼。他知道对面是个难缠的对手，不能给他以片刻的喘息之机。

而虾兵蟹将都畏缩着不敢上前。他们已被杀破狼血红的双眼震住了，而地上那遍布的同族残躯，更是令他们心悸。

废物！似是怒其不争，敖莽挥刀斩了两个手下。

而此时，一阵轻微的婴儿啜泣声，打破了战场的宁静。

杀破狼心头一震。在宁静的对峙时，这样的声音并非良兆。

果然，对面已经发蒙的虾兵蟹将，又重新骚动起来。

一群虾兵蟹将，率先扑过来。

杀破狼狂啸一声，迎刀向前。刀光翻飞舞动，众虾兵蟹将却纷纷自动散开。他正诧异，突见敖莽那等待多时的巨刃从重重怪影中迅疾突刺而来。

杀破狼倒吸一口凉气，他知道自己中了敖莽的计。然而他已来不及，他本能地一闪，身躯躲过那炫目银光，而臂，他持刀的左臂，却被这银光一划而过——

一阵巨痛从左臂伤口处奔涌而来。他看见自己的左臂和自己的利刃在空中翻飞，下落。

而在这令人惊愕的时光凝滞里，他看见敖莽暴露了身后的空处。

是本能，亦是绝望之境最痛绝的极地反击，他不假思索地昂首衔住那落于半空的自己的利刃。

奋力上前，颈部前倾，头部猛然一甩，几乎是寒光乍泄的瞬间，刀锋已在虾兵蟹将瞠目结舌中划过一段弧线——

他斩了敖莽！

敖莽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。那本是他精心安排的计，却被骁勇的杀破狼借力发力，徒送性命！

虾兵蟹将一下沉寂下来，是骇然，亦是讶异——他们的王，居然死了，死在一个断臂的狼人刀下。

【拾壹】

而杀破狼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最危险的处境。

他的右臂早被封印，已如同虚设。而现在，他的左臂也断，鲜血正从断口汩汩向外翻涌，洁白的雪地上似绽开了一朵血红的花朵。

他只能噙刀而立，利刃在齿间泛着寒光。敖莽的血正从利刃边缘缓缓流入他的口中，血腥，黏稠，苦。一起涌入他嘴里的，还有翻飞的雪花和无情的寒风。

他感觉自己正在一寸寸逼近死亡。风很大，他的身躯已有些不稳。失血还在继续，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。

孩子的啼哭声仍不时从洞窟里传来，可他已经听不真切了。他的听觉正在丧失，莫名的耳鸣在耳膜内盘旋撞击。眼睛里金星像爆炸一样弹跃。他甩了甩头，想努力驱走这些不祥的讯息。他要让自己清醒。

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到自己失去了重量。他大吃一惊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灵魂正从那站立的躯壳里缓缓向上升腾，而鲜血仍从断臂处淅淅沥沥地滴落。

不！不！！！

他心里狂呼道。他还有挚友的孩子需要保护，他还有正在等他的爱人，他还有太多未了的心事。他的心魂死死抓住自己的躯体。他不能死，他不能走！

对面，失去了首领的虾兵蟹将早已军心涣散。但仍有一些不死心的散兵游勇，蠢蠢欲动着，正试图上前作最后一搏。

杀破狼猛然惊醒，魂魄倏然回归躯壳。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，怒目圆睁，仰天狂啸一声。回声传响在天际，绵延不息。

那声音是如此凄厉惨绝，那目光是如此酷烈勇猛，那齿间的刀光是如此炫目，那模样是如此骇人。所有虾兵蟹将，都吓得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

也就在这一瞬，力量全部耗尽的杀破狼突然感到周身一轻，自己的魂魄以不可挽留的姿态脱壳而出，可这时他连抓住自己躯壳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魂魄一寸寸地升



腾而起，一点点地远离空气中血腥的气息。而自己的躯壳，仍保持着站立的姿势，威慑着对面的虾兵蟹将，令它们不敢上前。

他的魂魄越飞越高。狂风，雪花，树木，山川，河流。所有的事物，似乎都变成了眨着眼睛的精灵，它们要拥抱他，它们的怀抱，是那么温暖。他最后一次俯望大地，自己的躯壳仍站立着，在猎猎寒风中岿然不动。一颗属于他的流星，正从天际划过。他缓缓合上双眼，内心一片安然，仿佛婴儿回到了母亲最本真的怀抱。

他想，我不是离去，我是回去，回到那沉寂安宁的故乡。

【拾贰】

而此刻，鹰入林仍在天空奋力展翅翱翔，她的内心漾满了激动、焦灼和忧虑。敖莽的魔咒已经无法发挥作用，终于，她第一次飞过了鹰愁涧，飞到了他曾日日奔跑的土地上。

阳光已经变得温和沉滞，下午过去了。她要加速了，她要赶在夕阳西沉和月亮升起之前，将解灵咒交给杀破狼。就在这时，她看见一颗流星从自己身边划过。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了她。她狂鸣一声，加快了挥翅。

终于，她在一座山涧下看见了自己的狼君。让她欣喜的是，她看见他还站着。他伟岸的身躯下，蜷缩着敖莽委顿的残躯。是，他一定还活着，他仍要和她做那雪原之国最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，这是他们从小就立下的承诺。

她盘旋着降落到他身边。早已涣然颓败的虾兵蟹将看见是她，而且她的左臂已解开封印，知道大势已去，顿时作鸟兽散。

此时，雪停了，最后一抹阳光已消逝，月亮悄悄爬上来，雪地上反射出幽蓝的光芒。她缓缓变成人形，仍是多年前那最美丽的雪原女子。她打开解灵符。她知道自己将永远不用再回到鹰的模样，她将永远是他心中最美丽的爱人。

她转身喊：狼君。

他不回答，亦不言语。

她看见雪地上一大片，已被白雪覆盖住的洒散开来的血迹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

她的眼泪滴落下来。她哽咽着伸手上前，试图再次抚摸他瘦削的脸颊。那分明的轮廓，那坚硬的线条，那炽热的体温，曾一次次走入她的梦中，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勇气。

就在她的手触碰到他面颊的那一刻，他像一座巍峨伟岸的山，重重地，向后倒下。

【拾叁】

雪地一片安宁，天边静卧着一轮弯月。而远处最明亮的那颗星，是天狼星，它默默而深情地俯视着大地。

鹰入林走进青竹洞。岩洞口漫进银色的月光，微尘在空气中荡漾。

在青竹洞的里间，她看见一个熊猫宝宝正在襁褓中哭泣。

她连忙抱起它。孩子停止了哭泣。一双晶亮的眸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她用指尖碰碰它毛茸茸的娇嫩脸蛋。它咧开小嘴笑了笑，然后含住她的指头吮吸起来，喉咙里还发出含混的声音，似乎在嘟囔着抱怨：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呀，妈妈。

她将自己的脸紧紧贴着它冰凉的面颊，缓缓说：孩子，我们回家。

大话西游

画

魂

他的生命是没有终点的行走。
他相信每个仙、每个人、每个妖，都一生
行走在追寻答案的旅途中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
为何选择这样的行走。
一路上总有人问他，在山的那边，天的尽
头，海的彼岸，有些什么令他难以忘怀的故
事。但他和别的云游客不一样，他什么都不
说。
他只想微笑着走完通往岁月深处的长路。
他只想用手中的画笔冷静而恒久地描绘。
描绘三界中那些最残酷、最真实，却又是
最美丽的风景。





[无忧的童年]

我在雪原之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的脑海中就没有“父亲”的概念。但我有一个疼爱我的母亲。她叫鹰入林，在我眼中，她是天下最美丽最端庄的母亲。

母亲喜欢眺望远方，喃喃自语。我通过她的自言自语，听到了很多故事。比如她说我的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再比如她和我父亲曾是叱咤雪原的英雄眷侣。再比如说，她年轻时曾在天地间任意翱翔。

她的一些话引起了我最强烈的怀疑——你会相信一个已经发胖的女人曾经在天空轻盈矫健地翱翔吗？

但我不想揭穿她。雪原之国的大叔们曾经告诉我，女人就是喜欢做一些华而不实的梦。有梦总比没梦好吧，我认为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在母亲的要求下开始学画。这或许是因为抓周时，我抓到了一杆狼毫笔的缘故。

画画很枯燥，我并不喜欢。而且我的饭量很大，每天画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很饿。每到这时，我就很懊丧：为什么当年抓周的时候，我抓起的不是一把锅铲？

[骀荡的时光]

无忧的童年之后，是骀荡的少年时光。

那时，我已经有了属于我的心事。

我一直喊鹰入林母亲，但我知道，她根本不是我的母亲。她和我长得一点都不像。

尽管在这安宁祥和的雪原之国，所有人都对我非常好，但我仍然感到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，我的心里盛满了疑问——

我是谁，我的生身父母究竟在哪里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往哪里去？

为什么别人的眼睛明亮如雪地一泓清泉，而我的眼睛周围是大块的黑眼圈？

为什么别人奔跑跳跃矫健如风，而我的动作

却那么缓慢笨拙？

为什么别人的肌肤光滑如缎，而我的周身长满了可憎的黑白相间的毛？

……

这样的疑惑令我自卑，我跑去问母亲。

母亲哭笑不得。但她却语气坚定地对我说：不要自卑，总有一天，你会为自己感到自豪！

我不明白母亲的话。

而母亲已不再言语，她只是凝视着远方说：等你18岁时走向远方，你就会明白。

[18岁出门远行]

18岁那年，雪原之国的国王亲自为我主持了成年礼仪式，我有权进入雪原之国的任何一处禁地了。

也就是这一年夏天，我在雪原之国的冰窟里发现了一座雕塑。

看见这座雕塑的第一眼，我就备感亲切——原来在这雪原之国，也有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啊！

雕塑上的文字告诉我，这雕塑中两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“人”，是拯救雪原之国的勇士。他们一个叫黑松君，一个叫白三娘。

直觉告诉我，这雕塑上的两个“人”，或许同我有些关联。我跑去找母亲，求她告诉我这两个人的故事。

母亲不言语。她只是出神地望着远方无垠的风景，久久地，眼中噙满泪水。

她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已经18岁，是该出门的时候了。趁着年轻，走得远远的。一路上，你会目睹天地间无数真实的悲欢离合，当你用画笔记录下其中最美丽最动人的17个故事，你将明了所有问题的答案。那时，你将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画师，你会拥有和脚步一样辽远的视线，你会拥有雪原一样浑厚的长情大爱，你会拥有大地一样广袤无疆的胸怀。”